

CHONGQING
CHUBANSHE

外国名剧故事

俄罗斯

刘登东 编著



重庆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集由俄罗斯、苏联时代著名剧作的故事构成。它包括了俄国最负盛名的戏剧大师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等的代表作。这些名剧都曾产生过巨大而广泛的影响，它们生动地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生活，塑造了多个艺术典型，在俄国乃至世界艺术画廊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目 录

俄罗斯

普希金	(3)
鲍里斯·戈东诺夫	(4)
果戈理	(14)
钦差大臣	(15)
屠格涅夫	(25)
村居一月	(26)
亚·奥斯特洛夫斯基	(35)
大雷雨	(36)
没有陪嫁的姑娘	(44)
列夫·托尔斯泰	(54)
活尸	(55)
黑暗的势力	(62)
契诃夫	(69)
樱桃园	(70)
凡尼亚舅舅	(78)
海鸥	(86)
高尔基	(92)

在底层	(94)
小市民	(101)
敌人	(108)
柯涅楚克	(115)
前线	(116)
康·西蒙诺夫	(123)
俄罗斯人	(124)
阿·萨伦斯基	(133)
女鼓手	(134)
阿·阿尔布卓夫	(143)
伊尔库茨克的故事	(144)
伊·德沃烈茨基	(150)
外来人	(151)
亚·万比洛夫	(158)
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	(159)

俄罗斯



普 希 金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出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1811年进入彼得堡皇村学校学习,1817年毕业后曾在彼得堡外交部供职,与当时进步的十二月党人接近。1820年因反对专制暴政,宣传自由思想,被沙皇放逐到南俄总督公署供职,后又发配回原籍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幽禁。1826年被沙皇召回彼得堡,作过宫廷近侍。1837年在决斗中死去。普希金才华横溢,一生写有八百多首抒情诗,十几篇叙事长诗,以及小说、戏剧、童话、政论、文论等各类体裁的作品。其主要代表作品有:抒情诗《自由颂》、《致恰达耶夫》、《致西伯利亚囚徒》、《致大海》;长诗《茨冈》、《高加索的俘虏》、《青铜骑士》;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短篇小说《别尔金小说集》;中篇小说《杜布罗夫斯基》、《黑桃皇后》;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戏剧《鲍里斯·戈东诺夫》、《吝啬的骑士》、《莫扎特与沙莱里》、《石雕客人》;历史纪事《普加乔夫史》等。他是19世纪俄国浪漫主义文学杰出代表,又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创始人,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俄国近代文学的奠基者和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建者。

鲍里斯·戈东诺夫

俄国历史上著名的具有雄才大略的伊凡雷帝，是一个非常暴躁、残忍的沙皇。他有三个儿子：长子伊凡，被父亲盛怒时用权杖击毙。二儿子是个无能的人，被百姓称做“傻瓜费多尔”。三儿子季米特里封在乌格里奇小城为亲王，九岁时，突然死亡，死因众说纷纭。

1584年伊凡雷帝驾崩，“傻瓜费多尔”继承了王位。但他不理朝政，成天不是做祷告，就是敲钟或看小丑表演，国家大事全委派给他妻兄鲍里斯·戈东诺夫去处理。

戈东诺夫出身低微，但足智多谋，办事干练，善于处理各种复杂问题，在朝廷里权力既大，威望又高。他不满大贵族高傲、豪强态度，采取了一些抑制、打击大贵族的政策，同时，又启用一些新贵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还做了好些增强国力的事情。总之，他是个干练的权臣。

鲍里斯·戈东诺夫是个有野心的人，很想登上沙皇宝座。前些年，正是他派人去乌格里奇城将小王子季米特里刺死，事后又将刺客处死。被派去调查季米特里死亡真相的大贵族许伊斯基，明知小王子是被人刺死的，而谋杀小王子的人正是戈东诺夫，但回来对“傻瓜费多尔”扯了谎，完全按事先戈东诺夫私授给他的说法讲的，说九岁的小王子在宫内玩“插刀入地”游戏时，不小心跌了一跤，地上的刀尖恰刺中了咽喉，是偶然丧命的。后来有大臣问他为何不对费多尔皇上说

出真相，他说：“沙皇看什么都用戈东诺夫的眼睛，听什么都用戈东诺夫的耳朵。即算使他全部相信我，戈东诺夫也会使他相信我说假，当场把我抓去坐牢。看，时辰一到，不声不响便把我勒死在牢房，像处决我叔叔一样。”

1598年，“傻瓜费多尔”死了。因为费多尔没有儿子，死前也没指定继承王位的人，而他的兄弟又都先后去世，于是大主教、贵族议院便一致议定请鲍里斯·戈东诺夫登上皇位。但戈东诺夫执意不肯，他和他那作皇后的妹妹伊林娜一起进了修道院，似乎真想了凡遁世。

以后，全莫斯科的百姓跟随大主教和贵族议院代表，一齐拥向圣处女地新圣女修道院，恳求戈东诺夫登上皇位。这样，戈东诺夫才答应登基为皇帝。

在沙皇登基典礼上，戈东诺夫表示自己出来接受执掌江山大权是低首下心，诚惶诚恐。他自己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他一定要继承伊凡雷帝的大业，做爱民如子的沙皇。他希望诸位大贵族和他同心同德，希望众贵族像他还没有被人民的意志选举之前曾得益于众贵族的效力一样。众贵族都表示拥护他为沙皇，向他宣誓效忠。其实又有哪个贵族敢不这样呢，谁都知道戈东诺夫是个厉害人物，决不会自己糊涂到去直接顶撞他，白白送掉性命。

戈东诺夫登基之后，继续推行他的抑制、打击大贵族、豪门显贵的政策，同时大搞告密、暗害活动。另方面，为讨好一般贵族地主和新贵族，他宣布取消“犹利节”，也就是说取消了当时农奴仅有的那么一点点自由：俄历11月26日“犹利节”这天前后一周，农奴可以自由逃亡，寻找新主人。他的这些政策和措施，既引起大贵族不满，又激起广大农奴愤怒，加上天灾、饥荒，一些地方发生了农民骚动和暴乱事件。戈东诺夫采取高压政策，残酷屠杀骚乱和暴动的人们。他逐

渐丧失了民心。

1603年一个夜晚，莫斯科楚陀夫修道院一间净室里，年老的编年史家比明神父正在灯前写作，他将历史一一写入他书中。在一旁入睡的小修士格利高里从睡梦中醒来，说他梦见自己被一架云梯突然送到高高的尖塔上，看见莫斯科就像营营蚁冢，就在脚下，广场上老百姓吵吵闹闹，笑着对他指手划脚，他突然觉得又害臊又害怕，一个倒栽葱，摔了下来，一下子便梦醒了。

比明神父听后说：“你血气方刚，青春盲动，坚持祷告和持斋，将会使你镇静的。”比明神父还对他讲起一段往事，说他有一次被派到乌格里奇城去做法事，正碰上小王子遇害，亲眼看见小王子被人捅了几刀，鲜血淋漓躺在地上，凶手当场被百姓抓住，在老百姓斧头威逼下，凶手供出是鲍里斯·戈东诺夫派他前来刺死小王子的。格利高里问比明神父，被刺死的小王子当时几岁？回答说九岁。说他该是你的同庚，并且该做皇帝了，但上帝作了另一种安排。

从这一天起，年轻修士格利高里心中便燃起了一股强烈的欲望，他将要君临莫斯科做皇帝。他逃出了楚陀夫修道院。修道院院长向大主教禀告了格利高里逃跑的事，并说已经跑了三天了，还说格利高里说了不少亵渎上帝的话。大主教则斥骂格利高里是“该死的孽障”、“邪教徒”，吩咐这事不必惊动皇上，只消叫书记官派人去抓回来严惩就得啦。

格利高里扮成一个世俗人往波兰走去，在路上结识了两个游方僧，一个叫米沙伊尔，另一个叫瓦尔拉姆，三人结伴同行。走到通往立陶宛边境一家饭店前，他们进去喝酒。从老板娘那儿听说边关和巡逻兵正在搜捕一个从莫斯科逃跑的教士，谬令把过往行人拘留审问。但在闲谈中，老板娘又无意说出了一条绕过边关通往立陶宛的小路，并具体说明了怎

么个走法。她埋怨那些边关警察只会欺压过路人，搜刮老百姓。

两个边关警察带着告示来饭店搜查，他们看格利高里穿戴一副穷相，便去敲诈两个游方僧，并认定其中一个就是那个逃亡的邪教徒。他们拿出告示来对质，但两个警察不识字，便问这儿谁识字。格利高里说他识字，警察就叫他大声念告示。格利高里在念逃犯特征时，将其念成瓦尔拉姆的特征：五十开外，中等身材，秃顶，花白胡子，大肚皮。警察正要上前去抓瓦尔拉姆，瓦尔拉姆却夺过告示一念，上面明明写着：“该犯年约二十岁，身材短小，胸脯开阔，一只手比另一只短，天蓝色眼珠，头发火红，面颊上有一个肉瘤子。”瓦尔拉姆指着格利高里说正是他。格利高里突然拔出短剑，跳窗逃走。

格利高里按饭店老板娘所说的小路，越过边境，逃到了波兰克拉可夫城。最初，他在维希涅维茨斯公爵家当仆人。有一次，他在病床上向忏悔神父说出了他是遇刺被救的俄国小王子季米特里的身份，那神父是个傲慢而有野心的贵族，他将格利高里认作季米特里带去见了波兰国王西吉兹孟德。波兰国王以厚礼相待冒名为季米特里王子的格利高里，并答应出兵帮助季米特里王子复位。

消息传到俄国，沙皇鲍里斯立即传许伊斯基来见他。他对许伊斯基说：“那孩子丧生的时候，曾经派你前去调查。此刻，我以上帝和十字架的名义质问你，你要凭良心说出真相：你是否认出了那个被杀的小孩？是不是有偷天换日的情况？”许伊斯基在回答中肯定死尸是季米特里小王子，说他亲眼看见小王子十分明朗的童颜，深深的伤口尚未完全凝固，毫无疑问，季米特里是在棺材里长眠。戈东诺夫陷入了沉思，他想这个冒充季米特里的人是谁呢？谁又敢反抗我呢？难道一个幻影能刷掉我的皇袍？

在波兰，格利高里打着季米特里王子复国的旗号大肆招兵买马，组建军队。这期间，他也得到波兰督军姆尼谢克的大力支持。姆尼谢克是个有政治野心的大将，他有个女儿名叫玛琳娜，长得既美，又很有头脑。她和她父亲一样，也有政治野心。她对众多向她表示爱意的贵族青年一个也看不上，认为他们懦弱无能，只会谈情说爱。对于逃亡的俄国王子季米特里，父亲只对她提醒了一下：“喂！仔细，别放过了季米特里！”她便迅速施展出女人的魅力，使格利高里一下子就落入情网，深深爱上了她。

夜色空明，银色的月光洒满督军府美丽的花园，树影婆娑，疏枝斜横。格利高里应玛琳娜之约，来花园喷泉旁幽会。格利高里极力向她表示爱意，她却说：“我约你在此相会，并非为了听情人的甜腻的情话。”她要求季米特里王子将自己内心的愿望、图谋以至恐惧什么都告诉她，说这是为了让她好携着王子的手，勇敢投身到生活的洪流中去。她可不是盲目的小女孩，不是丈夫轻浮欲望的女俘虏，她要无愧于做你季米特里王子的配偶，做个莫斯科沙皇堂堂的内助。

格利高里出于对她热烈的爱，讲出了自己小修士的真实身份，并说现在他对皇位，对沙皇的权力都看得很淡了，他唯一看重的就是玛琳娜的爱情，没有这爱情，俄罗斯帝国，无上光荣又算得了什么。玛琳娜则说：“你不害臊！别忘了，你崇高神圣的使命。”又说：“谁要你坦白？你这无名的流浪汉！你既已巧妙地瞒过了两国人民，你起码得干到底，争取成功。”她叫格利高里清醒些，不要延宕，立刻率领波兰人援助的队伍向莫斯科进发，将克里姆林宫扫荡，待你登上王位之后再派人来娶我。

由于格利高里打着季米特里王子“复位”的旗号，好些对戈东诺夫不满的贵族和百姓都纷纷前来投奔他。其中有加

夫里拉·普希金，有前朝勇将，号称“喀山英雄”库尔勃斯基的英武儿子，有遭戈东诺夫放逐的贵族赫鲁肖夫，还有波兰自由小贵族萨朗斯基，以及从俄国南方顿河边前来的自由哥萨克等。

格利高里在波兰人的支持下，带兵攻入俄罗斯，并向莫斯科发出恐吓信。沙皇鲍里斯召开了御前会议。他一面派大将特鲁别茨柯伊和巴斯曼诺夫带领两支大军援救被围困的车尔尼戈夫城，一面谢绝了瑞典国王提议结盟，共同镇压叛逆和攻打波兰的建议，他自信可以打败叛逆和波兰人。他感到难对付的是国内那些“奸诈的谣言”，以及到处散发的攻击他的文告，这些东西使得民怨沸腾。他打算“宣布死刑以儆效尤”，当他征求群臣意见时，大主教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个瞎眼老人，梦见一个小孩叫他到乌格里奇城大教堂他的坟上去祈祷。老人问那小孩是谁？小孩说他是季米特里小王子，死后，上帝收容了他，现在成了天使，伟大的显圣者。那老人果然去了乌格里奇城，到小王子墓前默默祈祷，眼睛立刻复明了。大主教建议将季米特里王子的遗体移至克里姆林宫中的大天使教堂内，让百姓前来瞻仰圣体，那时，渎神的坏蛋的欺骗自会像灰尘一样消逝。许伊斯基认为这样做将是火上加油，更加扰乱民心。他请求皇上准许他到广场上去劝导百姓们别再发狂。可鲍里斯听了大主教所讲故事，良心颇为不安，时时似乎隐约看见季米特里小王子那血淋淋的身影。会后，他单独约大主教进宫去，他要祈祷。

1604年12月，在诺夫哥罗德——谢维尔斯基近郊原野上，冒名为皇者的军队与戈东诺夫的军队进行了一场大战，冒名为皇者的军队胜利了。在谢夫斯克，冒名为皇的格利高里从俘虏那里打听到戈东诺夫由于战争失利，姆斯吉斯拉夫斯基大将负伤，他坐立不安，目前只得派许伊斯基统帅军队，并

说在莫斯科，只要老百姓说到季米特里皇上，就被割去舌头，或者，砍掉脑袋；天天抓人杀，牢里人挤人；广场上只要三个人碰头，密探就来盯梢了。格利高里问俘虏：“为什么近日将巴斯曼诺夫召进京？”回答说：“沙皇嘉奖他的战功，给他荣誉和黄金。如今巴斯曼诺夫已在御前会上坐交椅了。”格利高里称赞巴斯曼诺夫是个将才，说“军队里倒是更需要他哩！”

但毕竟戈东诺夫的军队数量多于格利高里的军队。1605年，就在谢夫斯克附近，冒名为皇者的军队被击溃了。格利高里和普希金几个追随者逃入了森林。格利高里对自己军队被击溃，未流露出悲观绝望情绪，他说，今晚就在林子里宿营，天一亮就开路，中午可到雷里斯克。他躺下，将马鞍做枕头，立刻就入睡了。在一旁的普希金感叹地说道：“打得溃不成军，逃跑方得脱身，他却像个懵懂的孩子，依旧漫不经心，准定有先知将他保佑，因此，朋友们！咱们也不必意气消沉。”果然，不久，他又集合起新的队伍，在老百姓的拥戴下，势力又逐渐增大起来。

在莫斯科皇宫里，沙皇戈东诺夫同大将巴斯曼诺夫作了密谈。戈东诺夫认为，冒名为皇者虽被打败，但又有什么用呢？自己赢了，但还是一场空。他说，那冒名为皇者现在又重新集合溃散的队伍，从普吉夫尔城向他进攻。他埋怨那些大贵族率领的部队呆在克罗姆城边，忍受着一小撮哥萨克对他们的尽情笑骂。他对巴斯曼诺夫说：“现在，我派你去指挥。我提拔将领，不是看门第，而是看能力。让他们为高贵的门第去伤心吧！应当蔑视名门贵族的怨言，并且把陈规陋习肃清。”巴斯曼诺夫却说：“哎呀！皇上！互相倾轧、等级森严，这名门望族的家谱，要是放一把火烧掉那该多好！”戈东诺夫说：“那样的日子为期不远，让寡人首先平定百姓的叛乱。”并说：“我们必须严加管束，毫不放松，才能驯服老百姓。伊凡

雷帝，平定风暴的能手，英明的专制圣君，就有过这种理论……不，施博爱、行仁政，百姓不会感恩，你做了好事——他们连‘谢谢’也不说一声。杀他们！抢他们——对你也不见得更坏。”他的话引得巴斯曼诺夫大为赞赏，认为戈东诺夫贵在独断专行，有魄力，要是戈东诺夫果真折断了世袭大贵族头上的角，那么他们这些人前程无疑是远大的了。

戈东诺夫在前厅会见外国客人，突然发病，从宝座上倒下，嘴、耳朵鲜血直流。皇族成员和大贵族都惊吓不已，他们将戈东诺夫抬到内室，他却叫大家都离开，他要单独和太子说话。他要求太子不要自甘昏聩，不要虚妄自欺而被诱惑。他说在这风云突变的时节你继承国祚，那个冒名称皇的怪家伙，非常阴险，他使用季米特里王子的名字做武器，很利害。他教太子首先要选好一个谋士，这人必须为人可靠，成熟冷静，年富力强，为人民所爱戴，在贵族中有人缘，有高贵的门第和名望，即如许伊斯基也行。又说当前军队里正需要一个精明能干的统帅，他叫太子任命巴斯曼诺夫为统帅，并且要坚决制止贵族门阀的怨言。他还叫太子可以把已恢复了的流放和死刑废除，这样百姓就会对你感恩不尽，正好比当年你姑父继承伊凡雷帝业时，百姓感激过他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便可以悄悄地把专制的缰绳勒紧。目前稍微放松，但决不可放手。他还嘱咐太子不要沉溺于女色，说要是少年时沉溺于女色，成年以后，定会残暴阴沉，心智定会过早地衰竭。太子跪着聆听父皇的教诲，同时呼唤着说你不能死，我们不能没有你。戈东诺夫又召来大主教及众贵族，嘱托他们要尽心竭力辅佐太子为皇，在众贵族宣誓赤胆忠心辅佐太子为皇之后，戈东诺夫离开了人世。

在前线巴斯曼诺夫元帅营帐里，冒名为皇者的使节普希金正多方游说巴斯曼诺夫归顺。他首先说季米特里皇上想和

你巴斯曼诺夫交个朋友，打算把莫斯科皇帝陛下的第一把交椅赏赐你。但巴斯曼诺夫却说：“不过，我已被新皇上抬举得够高了，我统率全军。他为我打破了等级官阶，破格提升，并且引起大贵族的气愤，我已经向他宣誓效忠。”普希金又进一步游说道：“如果另一位还活着，更加合法的继承人，那么……”巴斯曼诺夫不待他说完，便说：“别跟我兜圈子。我知道，他是何许人。”普希金不甘心，又说俄罗斯和立陶宛早已承认他是季米特里王子，很可能他是真的季米特里，也可能是冒充的，只有一点他深信不疑，那便是鲍里斯的儿子早晚会把莫斯科让给他。巴斯曼诺夫则认为，只要他还在辅佐幼主，那幼主就不至于丧失皇位。他说他这里兵多将广，而你们总共才不过八千兵。普希金则说我给你亮个底，我们八千兵都不到数，而且这些军队等于一个屁！哥萨克只精通打家劫舍，波兰兵只会喝老酒和吹牛皮，而俄罗斯兵还是不提为妙。他说：“在你面前，我不要滑头。可是，你要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厉害？巴斯曼诺夫呀！我们强大有力，并非因为将士英勇，不！也不是因为波兰人援助得力，而是因为民意，对！老百姓的民意。”他又说：“你总记得季米特里如何胜利以及他的和平占领。他所到之处，一座座城池，不发一弹，兵不血刃，全都向他归顺，老百姓捆绑了一个个固执的统领。你自己明白，你的将士愿不愿跟他交锋？”普希金劝巴斯曼诺夫最好做一个识时务的俊杰，宣告拥戴季米特里为沙皇。

听了普希金这番劝说，巴斯曼诺夫认为确实说得实在，的确各处即将兵变，难道自己顽固不化，坐等兵变把自己捆了献给奥特耶比耶夫不成？同时，他也感到还得再想想人民的苦难。于是，他最终选择了拥护季米特里为皇的道路。就这样，冒名为皇的格利高里顺利进入莫斯科，登上了沙皇的宝

座。

在莫斯科红场隆礼台上，普希金对广场上众百姓大声宣讲：“莫斯科的公民们……上帝的法庭早已把鲍里斯吓死了，俄罗斯早已臣服于季米特里。巴斯曼诺夫也深深忏悔，率领他的部队宣誓向他效忠。季米特里前来安抚你们，心存博爱，赐予和平。”他又说：“在窃国大盗残酷统治下，你们忍受了许许多多苦难：流放、屠杀、凌辱、捐税、沉重的劳动与饥荒——这一切你们都经受过了。季米特里诚心安抚你们……难道你们冥顽不灵、执拗不肯，硬要逃避浩荡皇恩？……你们可别激怒了沙皇，要敬畏上帝！立刻亲吻合法君王的十字架吧！顺从他，立即指派大贵族、教士和选出的代表到大主教的行辕去晋谒季米特里，向父王和皇上叩头。”说完话，普希金从台上下来，众百姓喧哗着。

以后，格利高里又派大贵族哥里岑和莫萨里斯基进宫去将囚禁着的戈东诺夫的儿子及女儿都杀害了，但却对老百姓宣布他们是服毒自尽的。老百姓明明看着哥里岑等人带着弓箭手进屋，还听见姐弟俩从屋内发出的尖叫声。听莫萨里斯基说姐弟俩自尽，都惊异地望着这两个大贵族，沉默着。大贵族莫萨里斯基又说：“你们为什么不做声？快叫：沙皇季米特里·伊凡诺维奇万岁！万岁！万万岁！”但人民没有鼓掌欢呼，也没有笑容，他们仍然站着，沉默无言。人民对这个援引外国军队进攻俄国，残忍的新沙皇也不信任。